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五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周



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

及齊師戰于廩

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齊師敗績

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子昭齊人殺無虧將立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廩立子昭

是為而還史記齊桓公子十有餘人其立者五人無
詭立三月死次孝公昭次昭公湍次懿公

商人次

惠公元

鄭伯朝于楚

此鄭朝
楚之始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

三鐘

庚辰十有一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之南鄙宋曹
衰公始圖霸

子會盟于邾邾人執而用之

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楚賜鄭金而以無鑄兵為盟事甚迂誕天下產金之地獨一楚乎無惟乎秦始皇之祖其術而欲盡收兵器也左氏浮誇於此類可見一斑

後漢書郡國志琅邪國臨沂有叢亭注縣東有大叢
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臨沂今山東沂州

府蘭山縣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爾雅釋畜
馬牛羊犬

豕雞謂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
之六畜

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

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

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宋

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曹不修地主之禮

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始與齊盟

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公之德冬盟于齊

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

梁注見前公羊傳梁亡何梁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若其自亡狀若魚爛

梁君立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利

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梁遂亡

左傳梁伯啞城而不處民罷而弗堪則曰

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與公羊傳異今並存之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注鹿上汝陰原鹿縣

南原鹿廢縣在今江
南潁州府阜陽縣南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

字文仲
哀伯孫

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于是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

哀侯孫莊
公甲午

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孟

今河南歸德府
睢州孟亭是

執宋公以伐宋

趙氏匡曰此楚執耳
其以諸侯執之辭

何譏諸
侯也

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薄

即薄縣故
城注見前

釋宋公

諸侯會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傳宋

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公歸

癸未

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先姓之戎居于瓜州陸渾其別

部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為陸渾縣今陸渾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其西有伏

流坂為伊水伏流處即伊川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虞董父之裔
其後為董氏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

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在河南歸德府
柘城縣渙水支流也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
行則在君左右

愚而好自用者
莫如宋襄其道
古論今不值一
喙宜乎子魚直
斥之而彼尚不
知羞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
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
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
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
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
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儵

未整陳

可也明年宋公卒子王

臣立

是為成公

重耳周流列國
賴五人者為之
先後奔走已不
過年利酒色之
徒而已獨其對
楚子數語為有
英氣耳假令亦
姜阻從者之謀
楚成聽于王之
請何能卒反晉
國其亦危矣

乙
十有六年春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夙之弟

顛頡魏犢

畢萬孫晉封萬

于魏因胥臣

字白季即司空季子

處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

紀可以遠矣齊侯長

謂年已老

管仲沒必求善以終

求得賢佐

以終霸業茲可以親乃行

左傳狄人伐廩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

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

就木焉請待于

唐

過衛衛

文公

不禮焉出于五鹿

今直隸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在元城縣
即沙鹿城一在開州即晉文公乞食處

乞食于野

人與之塊重耳怒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從

者謀去齊姜氏知之趣重耳行

國語從者謀于桑下蘇妾在焉告姜氏姜

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重耳曰吾不動矣姜氏曰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時不可失子必速行重耳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

過曹

國語曹共公聞其駢脅謀其將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謂負羈曰晉公子賢人其從者皆國

相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及
早自載焉負羈餽盤殮寘璧焉公子受殮反璧

宋

左傳宋襄公贈及鄭史記重耳過鄭鄭文公弗禮叔詹諫文公曰諸侯亡公子

之以馬二十乘

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
不如殺之後且為國患文公不聽
遂如楚楚子餐

之國語楚成王以周禮
享之九獻虔實旅百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

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

焉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鞬以與君周旋子玉即成得臣
若敖曾孫請殺之楚子不許左傳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居數月晉

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于

秦秦伯納女五人焉

史記子圉妻懷嬴與重耳不欲受曰李曰且受以結秦歡而求

入乃

及晉惠公卒子圉嗣

是為懷公史記晉大夫樂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

勸重耳反

于是秦伯納重耳重耳即位

是為文公左傳重耳濟河

國為內應

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重耳如晉師入于曲沃朝于

武宮

廬柳城在今平陽府猗氏縣郇注見前武宮晉武公廟

使人殺懷公于高梁

注見

懷公故臣呂甥卻芮將焚公宮弑晉侯寺人披

以難告

左傳披請見公使辭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

有馬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乃見之

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注見前

公宮

火呂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

人嬴氏以歸

左傳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亦歸季隗于晉

晉侯賞

從亡者介之推

史記作子推

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為已力不亦誣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

史記介子推從者憐

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

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于是文公環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有縣上聚

錫晉侯命

王使大宰

王子虎文公

及內史與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

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

設桑主

獻公之主

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

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與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
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焉王其
善之

夏狄伐鄭

初鄭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入滑

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

公子士洩

鄭文公子

堵俞彌

鄭大夫

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

孫伯

二子周大夫

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

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周大夫

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

讒鬪侮人百里

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猶禁禦他人侮已

鄭在天子兄弟

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

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王弗聽

使頹叔桃子

二子周大夫

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

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
恠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
聽

冬王出居于鄭

初富辰言于王請召王子帶于是帶自齊歸于京師

及是帶通于狄后隗氏王替廢也隗氏頽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

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

坎周地在今河南府鞏縣國人納之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

敗王師王出適鄭居于汜鄭南汜也今河南許州襄城縣有汜城鄭文公築此

以居襄王後遂謂之襄城因以名縣帶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

侯簡師父告于晉左邱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人

皆鄭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

丙戌

十有七年春正月衛侯燬滅邢

公羊傳衛侯燬何
以名滅同姓也

衛將伐邢禮至衛人曰不得其守

守國
正卿

國不可得也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

子

邢之
卿

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遂滅邢衛侯尋卒子

鄭嗣

是為
成公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誅帶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王不許晉侯
請隧是已然
知名器之不
假而不知先
土地之不可
放特王綱陵
位若綴旒徒
名器亦將安
之哉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謂文侯仇

而信宣

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

帶在溫

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

饗醴命之宥請隧

關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

注俱

見攢茅

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有攢城即春秋攢茅田

之田晉于是始啟南

陽

今河南懷慶府春秋為晉南陽地在山南河北故曰南陽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

陽樊人

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

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

漆為温大夫

丁亥 十有八年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有夔子國地名夔沱

夔子不祀祝融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十世孫楚成得臣鬬宜

申即司馬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戊子 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以善于晉畔楚即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

莊公之孫
為大司馬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

是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

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晉地始作三軍

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
卻穀將中軍卻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
佐之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
卻穀卻漆卻氏族狐毛偃之兄樂枝賓
之孫先軫即原軫荀林父即中行桓子

巳丑 二十年春正月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蘇轍春秋集傳侵曹與
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

渡河而南出衛

之東侵曹伐衛取五鹿

卻穀卒先軫將中軍

及齊侯

昭公潘

盟于欽

孟

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欽孟聚是

衛侯請盟不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欲出其君以說

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襄牛衛地

楚人救衛晉遂

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之襄邑廢縣是

入曹

今無入傷負羈之宮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燕倍負羈氏公以魏犇才舍之殺顛

頡以狗于師立

執曹伯以曹衛之田畀宋人

宋使門尹般如

舟之僑為戎右

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

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

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左傳注衛地今山東曹州府

濮州南有臨濮故城即春秋城濮

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楚子曰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子玉使伯棼

子越叔也鬪伯

比之

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謂

賈也為賈言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即不能入為賈即伯贏蚡冒之後為亦作蓬食邑也

楚子

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

玉剛愎自用
有以取敗然
稱楚子怒少
之師豈非惡
臣以及其單
自憤乃事乎

知申息之光
怨子玉而怨
子矣宜無是
叮紀載家尚
深而失直實
益不可屈指
讀書者所宜
論識特也

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

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

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師退三舍

狐偃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楚衆欲止子

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

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慈崔天齊丁公季子

之後食采于崔以邑為氏小子慈秦穆公子

次于城濮楚師背鄩而舍

鄩邱

險阻名

使鬪勃

即子上

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

有莘古國伊尹耕于

其野注
見前

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

其兵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

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

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

西

闔宜申

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若為將却

欒枝使

與曳柴而偽遁

詐為衆走

楚師馳之先軫卻溱

史記作臻

以中

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

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

楚軍穀三日而還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楚地在方城之外而死自殺晉侯聞

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朱子曰自齊桓公歿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橫流泛濫特作隈防不然列國為滄浸必矣惟是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衛侯出奔弟叔武受盟故稱子莒

子盟于踐土左傳注鄭地元和志鄭州滎澤縣踐土臺故王宮在縣西北臨汴水今滎澤縣屬河

南開封府

邱之會軍孔
齊侯而有天
咫尺之對踐
之會王子虎
晉侯而有奉
不顯之辭雖所
假之者然先
之禮尚存什
於千百此桓
之所以並稱

晉侯至衡雍

時鄭伯為楚師既敗而懼行成于晉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衡雍即垣雍城

在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

作王宮于踐土獻

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用平

王享晉文

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

周世卿

及王子

虎

周卿士

內史叔興父

即內史典

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

輅

金輅

之服戎輅

戎車

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桓屯一旨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

綏四國糾遯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

虎盟諸侯于王庭

左傳注王子虎臨盟不同畝故不書王庭踐土宮之庭

曰皆

獎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

未不

諸侯朝于王所

是

晉文公

始霜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

穆公款卒共公朔嗣未葬故稱子

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溫

諸侯會于溫討不服也

為討衛許晉遂執衛侯以諸侯圍許

王狩于河陽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河陽故城是

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史記晉侯會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

能恐有畔者乃使人言王狩于河陽孔子讀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伊川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諱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諱而揜其正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

衛大夫奉

叔武

衛侯弟夷叔

以受盟或許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

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

前驅

公子歆
犬華仲

射而殺之

公知其無罪
遂殺歆犬

元咺出奔晉温

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

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

晉人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

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

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

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

後也于是置諸深室甯俞

甯氏衛公族以邑為
氏俞莊子達之子

職納

索饋馬

索木囊
饋康也

後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

其酖不死魯侯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乃

釋衛侯衛侯使周

敬 冶 厘

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

于衛

先是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
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晉侯復曹伯歸于曹

庚 寅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

在河南府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水經注
殺水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即故翟泉

也 考是盟春秋不書公王子
虎書王人今依金氏前編書

王子虎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大夫之交政于是始

卯辛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弗許曰與我詹

而師還

謂叔詹也詹前請殺晉侯

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

之既而弗殺

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

曰

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

燭之武夜

謂秦

伯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為利何不辭鄭得

為東道交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

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
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

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越
二年鄭文公卒于蘭嗣是為穆公

冬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

即東門襄
仲莊公子入聘

周公閱聘魯饗有昌歜

昌蒲
道

白熬稻黑熬黍

形鹽辭

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吾何以

堪之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左傳注晉置三軍後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名

至

是蒐于清原

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

舍三行而作五軍

更為上下新軍

使趙衰為卿

為新軍帥後復舍二軍

仍為三軍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事在三

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注見前

狄圍衛衛遷帝邱卜曰三百年

左傳疏衛自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

二十年衛元君乃徙野王後為秦所滅

己癸

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驩立

是為襄公

是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

處父

晉大夫

報之晉楚始通

甲午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

姜姓之戎居晉南鄙

敗秦師于殽

即峭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

百里奚之友奚嘗游困于秦蹇

叔收之及秦用奚奚薦之穆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公穆公以厚幣迎為上大夫

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

史記百里奚子孟明視
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

丙出師蹇叔子與師哭而送之

蹇叔曰晉人禦師必
于穀穀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過周北門

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及滑鄭商人弦

高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

東載厲兵秣馬矣遂辭焉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孟明日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

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

發命遽興姜戎于墨衰經

子謂晉侯凶服從戎故墨之

敗秦師于

穀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

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

文嬴

文公夫人

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

在舟中矣

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未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使毛伯

姬姓伯爵食采于毛地在畿內世為王御士

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

叔牙孫來拜命
諡莊叔

魯僖公卒

子與嗣是為文公

王使毛伯衛如魯錫魯侯命魯

使叔孫得臣來京師拜賜命

晉侯

襄公

來朝于溫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侯不朝使孔達

衛大夫

伐

鄭及是晉侯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

居

先軫

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

左傳注時王在溫故勸之

臣從師

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

古戚城在今直隸大名府

州開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侯穆公子曰更伐之我辭共公朔

之衛孔達帥師伐晉于是晉侯疆戚田正其疆界魯公孫

敖會之後晉以卻缺言復歸戚田于衛 卻缺芮之子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之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欲立子

職商臣庶弟而黜商臣商臣聞之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楚子妹而弗敬也從之江芊

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

信矣乃以宮甲

楚有東宮之卒

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

熊掌難熟冀

弗聽楚子縊商臣乃自立

是為楚穆以太子之室與

久將有外救

潘崇使為太師

掌環列之尹

丙申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晉士穀

士為子

會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

敖盟于垂隴

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有故隴城亦謂之都尉城即春秋垂隴

晉司空士穀會諸侯及魯公孫敖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衛侯如

陳拜晉成又明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陳氏傳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

丁酉 二十有八年夏秦伯伐晉誓于軍

穀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孟明之罪也請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明年孟明帥師伐

晉以報穀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

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有衙縣故

城今為彭衙堡即春秋彭衙

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

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

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

舟

今山東蒲州府永濟縣有五盟橋即秦伯濟河焚舟處盟師必克因以名橋

取王官

王官

城在蒲州府虞鄉

及郊

春秋彙纂注臨邑晉平陽間小邑

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

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沙澗渡亦名茅津渡在黃河北岸南對陝州即春秋茅津

封穀中尸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

作秦誓

以申思不

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記余過

秋楚人圍江冬王叔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

桓公王叔虎文公之子以爵系為氏

及

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左傳注子朱楚伐江之帥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戊戌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

秦伯為之降服

素服也

出次

辟正寢

不舉

去盛候

過數

鄭國之禮

有數秦伯過之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

自懼也

命秦伯為西方諸侯伯

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

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覘秦秦伯賢之以

內史彥言道戎王以女樂而歸由余戎王說女樂由余數諫弗聽秦伯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為西方諸

侯伯

己亥三十年秋楚人滅六

注見前

冬滅蓼

今河南光州固始縣有蓼城岡古蓼國

魯滅孫辰聞六與蓼滅曰準陶庭堅不祀忽諸

六蓼皆準

陶之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子庚三十有一年秦伯任好卒

子瑩嗣是為康公

以子車氏

秦大夫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秦自武公卒初

以人從死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詩序秦風黃鳥哀三

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辛丑三十有二年春三月魯取須句

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須昌故城即須句國

須句風姓司太皞之祀魯僖公時邾人滅之成風

僖公

母風姓

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至是魯取須

句

絕太皞之祀

置邾子之子焉

左傳注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魯使為須句大夫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城在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今名令狐村
晉先蔑

即士 伯 奔秦

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

曰趙盾趙衰子立公子雍
文公子仕秦為亞卿 好善而長先君

愛之且近在秦秦舊好也足以為援乃使先蔑士會

士為之孫別邑于隨故亦曰隨季
如秦逆公子雍
賈季欲立文公子樂亦使召于陳趙

盾殺諸郟賈季殺陽處父而奔秦伯康公
送公子雍
狄賈季即狐射姑偃之子

于晉曰文公之入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

衛晉太子毋嬴

穆嬴

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

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趙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

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

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

羸氏且畏偪

畏國人以大義未偪已

乃背先蔑而立夷臯

是為靈公

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
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寅壬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是為頃王

頃王

癸卯前元年春毛伯注見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葬

襄王

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以幣奔莒及將
葬毛伯如魯求金魯復使得臣來京師會葬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志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

左傳注潁川潁陰縣有狼淵以伐

鄭囚公子堅公子廐及樂耳

皆鄭大夫

鄭及楚平魯公子

遂會晉趙盾宋華耦

皆晉孫

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後鄭復請成于晉

盟于新城事在王六年

新城

伐齊宋

齊弑昭公子舍宋弑昭公俱詳後

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

與遂盟于楚

事在匡王五年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侵之克壺邱

左傳注陳邑

秋楚公子朱

也息公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及

楚平

左傳注以小勝大故懼而詰平

明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

及蔡侯次于厥貉

春秋彙纂注厥貉杜注地闕當在今陳州項城縣

將伐宋

宋公

成公子昭公杵臼

逆楚子勞且請命遂道以田孟諸

爾雅

十藪宋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孟諸澤

後陳共公卒

子平國立是為靈公

楚

不禮焉陳遂受盟于晉于是楚復侵陳晉趙盾帥師

救之楚人囚晉解揚

晉大夫後復還晉

晉師乃還

事在匡王五年

己乙 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

史記作翟

于鹹

左傳注魯地

左傳注僑如身長三丈已屬不經而解致梁者且以身橫九畝為五丈四尺笑疑好奇更可笑矣

秦晉自散至此凡六交兵故楚

鄭瞞

左傳注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

侵齊遂伐魯魯侯使叔孫得

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

左傳注鄭瞞國之君身長三丈穀梁

傳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范甯穀梁集解九畝五丈四尺

殺之埋其首

于子駒之門

左傳注魯郭門僑如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史記宋武公之世鄭瞞

伐宋宋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鄭瞞由

是遂亡

丙午四年冬十有一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注在河東蒲坂縣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

永濟縣黃河自永濟折而東入解州之芮城謂之河曲

於其間得以吞
噬靡庸兼侵陳

鄭而開霸業時

晉君方幼軍謀

不協其不能與

楚爭宜矣迨至

戰而敗其不

至孱弱者幾希

秦為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

今蒲州府永濟縣有羈馬城亦謂之涉邱晉

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史駢

趙盾屬大夫新佐上軍

曰秦不能

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史駢為

此謀以老我師也趙穿

趙夙庶孫

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

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怒將獨以其屬戰趙盾曰秦獲穿歸我何以報乃皆

出戰交綏

綏卻也秦晉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是夜秦師遁復侵晉

入瑕

故瑕城在蒲州府臨晉縣

晉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

畢萬

之後偽以魏注見前

叛降秦時秦師河曲魏人在東壽餘

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

使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

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

不用也秦人歸士會

之帑其處者為劉氏

戊申

六年春王崩子班立

是為匡王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

匡王不

與王孫而訟

理之也

周公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

復使和好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卒

昭公孝公弟孝公卒昭公因開方殺其子而立

子舍即位舍母魯

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立甫

三月商人弑之而讓公子元

桓公子商人兄

元曰爾求之久

矣我能事爾商人乃自立

是為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終不曰公曰夫

已氏

匡王

百巳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年秋楚人秦人巴人

今四川重慶府古巴國巴縣其國都也

滅庸

注見前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麋人

文獻通考麋國在均州鄖

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故鄖鄉縣也

率百濮

杜預春秋釋例建寧南有濮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

百濮地理今釋建寧故

聚于選

左傳注楚地在今荆州府枝江縣南

將

城在今荆州府石首縣

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

左傳注楚險地

為賈曰不可我能往

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

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遂罷使廬戢黎

廬廬戎也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中廬故城即廬國戰黎廬大夫侵

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窗

戢黎官屬

逸歸曰庸師衆不如復

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旼

潘宗子字師叔

曰不可姑又

與之遇以驕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

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

楚穆之子名旅是為楚莊

乘駟會師于臨

品

春秋彙纂注臨品地名在今襄陽府均州界

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

貝自仞

左傳注石溪仞入庸道俱在均州界

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

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

昭公庶弟

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餽貽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襄夫人

襄公夫人

助之施

宋公

昭公

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

公田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

公子蕩孫以名為氏世為

司城

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昭公成公

子襄公孫

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

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

郊甸之帥

攻而殺之意諸死

焉公子鮑即位

是為文公

壬子四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侯為公子時與邠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

則之

左傳注斷其尸足

而使歌僕

御車也

納閭職之妻而使職

驂乘齊侯游于申池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

二人浴于池歌

以扑扶

擊也

職職怒歌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何

傷職曰與則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弑齊侯

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齊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

冬十月魯侯興文公卒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一名惠及公子視

立公子倭是為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文公二妃長妃姜哀姜生赤及視次妃嬴敬嬴生

倭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文公卒遂以倭長欲立之叔

仲彭生字惠伯叔牙孫別為叔仲氏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倭請齊

侯新立欲親魯許之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倭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

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
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
姜

莒弑其君庶其

紀公

莒子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于國僕因國人弑莒子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
之邑季孫行父諡文子使司寇出諸境魯侯問其故
季友孫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夫僕弑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甲寅六年春二月宋華元御事子督曾孫為右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

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宋戴公曾孫為司寇

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初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

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詎曰睥其

目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侯虐

公羊傳靈公使諸大夫內朝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大夫趨而避丸是樂諸大夫出于朝有

人荷魯自閨而出趙盾視之膳宰也趙盾驟諫晉侯熊蹯不熟以斗擊而殺之支解使棄之

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盾寢門已闢盛服將朝蚤而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皆晉凡五弑君較準噶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假寐慶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

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葵明搏而殺之鬪且出

提彌明死之靈輒為公介公甲倒戟以禦公徒而免

盾初盾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願遺母盾使盡之而益與之簞食與肉使遺

母至是既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盾不告因亡去

盾遂奔趙穿弑晉

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太史董狐周辛有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

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

文公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

乙卯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注見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

滿周大夫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

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

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

注見前

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

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穆公子靈公

楚人獻鼃于鄭伯公子宋

即子公

與歸生

即子家

將見宋

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

夫將解鼃相視而笑鄭伯問之歸生以告鄭伯食諸

大夫鼃名宋而弗與宋遂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鄭伯

怒欲殺宋宗與歸生謀先歸生不可宋反譖歸生歸

生懼而從之遂弑鄭伯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

是為襄公

後歸生卒鄭人

斲其棺逐其族

秋七月楚殺鬬椒

即子越椒

楚鬬般

子文之子子揚

為令尹椒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賈譖

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敖

氏之族圍賈于轅陽

春秋彙纂注楚地漢武封江喜為轅陽王即此

而殺之

遂處烝野

左傳注楚地

將攻楚子師于漳澗

漳水名澗水涯水經漳水

出臨沮荆山注漳水南逕當陽縣右會沮臨沮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當陽今縣屬湖北安陸府沮水

在其北楚子與若敖氏戰椒射楚子師退楚子鼓而進

之遂滅若敖氏初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子文弟椒之父

不可子文以為大憾至是若敖氏果滅子文孫箴尹

官名克黃子揚使于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

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楚子思子文之治國曰子文無後

其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已五年河徙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言周譜定王木五年河徙蔡沈尚書集傳程氏大昌曰周

時河徙矜磔胡渭禹貢錐指大昌禹貢論但云河徙故漬無矜磔字蔡傳所引誤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

即大雪山注見前考大雪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彌那瑪勒

津水遼山又聞展西南有大澤曰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葉爾羌和闐兩河東行注之即古于闐葱嶺兩河所謂合注蒲昌海潛行出于積石者大雪山西有山曰庫爾坤阿爾坦河出焉是即漢書所云河有重源者其東北有泉名鄂敦塔至孟津龍門底柱俱已拉則元史所云星宿海也見前茲不具載

考河流自孟津過洛汭水曲流曰汭洛水入河處舊在鞏縣今在開封府汜水縣以上至今不改

河至春秋始有使蓋其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鴻溝以東引或關八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寢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而賈讓王樞策乃欲決遮害亭

緣西山足載河
高地使北入海
北域大謬之訖
且河之入海必
扶一大川與俱
故於北則抱漳
於東則使濟於
南則奪淮蓋自
禹時至今皆然
治之者於所扶
之川而利導之
救其弊而不泥
於古可耳一勞
永逸言之易而
行之難

西及至大伾即黎山在今河南乃醜二渠史記禹所

河北載之高地禹貢錐指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

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東北至千乘入海北

過降水即漳水以合絳水故亦名絳兼通為降也禹

胥口又東北合漳即廣阿澤在直隸趙州至于大陸即平縣東北跨保定府

東鹿縣順德府鉅鹿任二縣及又北播為九河注亦

深州下流至寧晉縣為胡盧河見前

同為逆河入于海蘇軾書傳云逆河者既分為九又

帝堯八十載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河始決宿胥口水經注宿胥口東徙漯川即禹醜二

舊河水北入

河由大伾之西而北流河徙後由大伾之南而
東流于是禹河北過降水至大陸之道遂堙 逕長

壽津

在今衛輝府滑縣東北禹貢錐指河行
漯川右經滑臺城又東北至長壽津

與漯別

行水經謂之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今直隸開州
地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今山東堂邑縣地西

流逕禹縣故城西今山東德州地又東北至成平今
北逕安陵縣西今直隸吳橋縣地

河復合于禹故河水經注大河故瀆至東光縣故城
西而北與漳水合禹貢錐指大河

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歷浮
陽平舒至章武入海以今輿地言之濟縣滑縣開州
及館陶堂邑平原德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靜海天
津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

也行此黃河大徙之始

余氏闕曰自周定王時河始東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遂失西京時受惠特甚自瓠子再決遂流為屯氏諸河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有餘年至宗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流以入淮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

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有

烏嶺即春秋音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

王叔桓公

臨之以謀不睦

左傳注王叔銜天子命初臨諸侯不同敵故不書

晉侯之立鄭舍楚即晉故楚人侵鄭

王元年

又三伐鄭

王之二年及三年四年

取成而還

取成于厲鄭伯逃歸

至是復與晉盟于

是楚子復伐鄭

事在王七年

晉人救之既而鄭及楚平晉

以諸侯伐鄭遂取成焉

事在王八年

是冬楚伐鄭晉以諸

侯之師戍鄭

庚申

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子

單襄公韋昭國語注王卿士單朝

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

火心星覲見也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

道第不可行候

候人

不在疆司

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

庾露積

場功未

殺也

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菑

發田曰墾菑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菑物

膳宰不

致饋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

夏氏

陳大夫夏微舒之家

及陳陳侯

名平國恭公之子靈公

與公孫寧儀

行父

陳二卿

南冠

楚冠也

以如夏氏

夏微舒祖少西字子夏後遂以字為氏

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辛酉

七年夏魯仲孫蔑

諡獻子文伯穀之子

入聘

王微聘于魯魯使仲孫蔑入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扈亭是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

初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及晉平

事在王四年

于

是楚師伐陳成而還

年在六

至是晉合諸侯于扈陳

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晉成公卒于孺

嗣是為景公

成 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月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侯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

左傳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

妻夏徵舒母

皆衣其相服

婦人近衷衣曰相

以戲于朝洩冶

陳大夫

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洩冶

陳侯飲酒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伏弩廐門俟陳侯出弑之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

秋使王季子

即劉康公公羊傳王母弟也左傳注季子王大夫故稱字其後食采于劉今河南府偃師

縣有劉聚亦曰劉亭即劉子邑

聘于魯

春秋書王聘止此

報仲孫蔑之聘也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

儉叔孫僑如公孫歸父

公子遜子

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

賢對曰季孟

孟即仲孫氏

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

遜居東門因以

為氏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

之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二子者儉儉則

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

而不恤憂必及之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

孫

東門大夫叔孫卿也

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

若季孟

叔孫下卿季孟上卿

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

王十六年

歸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魯宣公薨三桓逐歸父
遂奔齊簡王十一年僑如通于宣公夫人穆姜欲去
季孟而專公室國人逐之亦出奔齊

癸亥 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有辰亭即春

秋辰陵也

楚子伐鄭及櫟注見前鄭公子去疾字子良曰晉楚不

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

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于時楚益強威主盟列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

徵舒轅諸栗門

陳城門

因縣陳申叔時諫曰

時使于齊還

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

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

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太子午

于晉而立之

是為成公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在今湖北

漢陽府漢陽縣夏口北蘇秦說楚威王曰楚有夏州即莊王處陳人之所

甲子
十年春楚子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鄭南門曰皇門

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

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

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鄭公子去疾出

質

鄭自此服于楚至王二十一年燕寧之盟方與晉成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

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有邲城

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

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先穀且居之子趙朔瑄之

子樂書枝之孫趙括嬰齊同皆伯異母弟鞏朔即
士莊伯韓穿韓氏族荀首林父弟韓厥萬曾孫 及

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

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

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

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林父

曰彘子即先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事之不捷惡有所

師克在和偏師
先濟不和甚矣
其敗可立待乃
知其必敗而使

諸帥與之同罪
是以三軍之命
分一人之誇也
韓厥為晉臣之
俊俊者何以持
此說而林父竟
從之至債事敗
績受戕宜耳士
淫濁乃謂其進
心盡善善僕從
而免之其謬甚
夫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不如進也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郟

左傳注鄭
郟邑即廩延

將飲馬于河聞晉師既

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

史記孫叔
敖楚之處

士虞邱相進之楚莊王為楚相施教導民政緩禁止
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

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考孟子孫叔敖舉于海趙岐

注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其說與史

記同杜預左傳注則從服虔之說以叔敖為為賈之

子即為艾獵也案左傳為賈為子越椒所殺叔敖或

以是而隱處亦未可知

南轅反旆伍參曰晉之從政

今並存其說附注于此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

必敗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

今開封府鄭州管城

廢縣

以待晉師在敖郟

山名在開封府榮澤縣西北

之間楚子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

魏犢子求公族未得

及趙

旃

趙穿子求卿未得

請使召盟皆命而往

卻克請設備先穀不可士會使犖州

韓穿設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

魏錡遂請戰楚潘黨逐之

趙旃夜至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

趙旃楚人懼其入晉軍遂出陣令尹命疾進師車馳

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士會殿其卒而退不敗

楚熊負羈囚荀瑩荀首以其族反之曰不以其

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囚之以二者還荀瑩首之子殺臣楚莊之

子楚子軍于邲次于衡雍

注見前

潘黨請築京觀

積尸封土

其上謂之京觀

弗許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

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

士民族謚貞子

諫曰林父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

復其位明年先穀名赤狄伐晉及清

即清原

晉人討邲

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穀而滅其族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

注見前

楚子伐蕭宋華椒

華氏族

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

皆楚大夫

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

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

屈蕩子

曰師人多寒楚子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丁卯十有三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

即文之毋畏

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先是楚穆與宋

公田于孟諸母畏扶宋公之僕故惡
宋曰我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
及宋宗華元殺

之于是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

之伯宗

晉大夫

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

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

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

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

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

宋申犀申舟子稽首于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為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

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登子反公

側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

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

左傳注王札子王子札也經文
倒札字公羊傳天子之庶兄

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

三人皆王卿士

爭政使王子捷

即子札

殺

召伯戴公毛伯

衛其後立戴公之子襄

秋魯初稅畝

履畝而稅也

左傳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是十取其一今又

履其餘敵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

戊辰十有四年春三月晉獻狄俘

先是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

潞赤狄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

東北有潞縣故城春秋潞子國

晉侯使趙同獻俘于王不敬劉子

即王

季子劉康公

曰不十年原叔

趙同字

必有大咎至是士會復

滅赤狄甲氏

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境

及留吁

今潞安府屯留縣有純留故城

即留鐸辰

留吁之屬

再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蔽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左傳注太傅孤卿左傳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諸侯太傅孤卿

之官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
為伯主雖侯亦得置孤卿
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

秦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羊傳作災何休曰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徐彥疏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宣宮之榭

何休曰宣王之廟也

樂器藏焉

何休曰中興所作樂器

至是災

冬晉侯使士會八聘

為毛名之難王室復亂王孫蕪奔晉晉人復之使士

會平王室

國語作聘

王享之敬烝

升敬于祖也

原公

原襄公周大夫

相

禮士會私問其故

享當體薦而敬烝故問

王聞之召士會曰季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

於敬然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於類此者多加褒語足知其見之固耳

氏士會字季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半解其體而薦之

宴有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于俎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

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

秩常也可奉以為常

以

為晉法

巳巳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

即春秋斷道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侯

頃公名無野惠公子

帷婦人使觀

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

穀梁傳李孫行父禿晉郤克
眇術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

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容容不悅而去孫良夫術武公魯孫孫仲之後以字為氏蕭同姪子詳注後郤克怒先歸

請伐齊晉侯不許于是諸侯會于斷道辭齊人

齊侯使高

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言于晉侯緩晏弱逃明年晉侯術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疆為質于晉蔡朝南郭晏逃歸高固後之孫晏弱齊公族嬰之父苗賁皇楚越椒是年晉士會請老郤克為政子奔晉以食邑為氏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肝卒

叔肝魯侯同母弟

魯侯殺子赤叔肝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終身不食魯侯之食至是卒

未^辛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邱甲

魯宣公卒子黑肱立

是為成公

為齊難故

左傳注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

伐齊楚師作邱甲

左傳注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

牛二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

使邱出之是重斂矣

中^壬十有八年夏六月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宰之戰齊侯以婦人起釁固自取覆敗而卻克以帷房一笑之憾尋兵於擄男之國且要其君母為質無禮已甚不二十年三卻同誅族遂降為卑隸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公羊穀及齊侯戰于鞏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藥山南有鞏山舊傳晉伐齊戰于鞏即

此齊師敗績

先是齊伐魯北鄙取龍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有龍鄉城即魯龍邑遂

南侵衛孫良夫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左

注衛地春秋彙纂注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有新築城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

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後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謚宣叔文仲子亦乞師于晉

皆主卻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卻克將中及士燮

軍

將上軍 士燮即范文子士會之子 會邑隨為隨氏 後邑范遂為范氏

藥書 將下 韓厥

為司馬

將以救魯衛魯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師從齊師

至于靡笄之下

春秋彙纂注靡笄山名史記晉平公伐齊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志

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在歷城縣南

陳于寧邴夏御齊侯逢丑父

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吾姑翦滅

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

絕鼓音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勉之左并

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乘之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

山名在歷城縣東北伏琛齊紀不讀如跗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

也跗逢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

韓厥及齊侯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

泉取飲鄭周父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殺之不祥赦之

晉師從

齊師及馬陘

左傳注齊邑春秋彙纂注在今益都縣西南

齊侯使國佐

歸父

子左傳作賓媚人注國佐也

賂以紀甗

玉甗也

玉磬

甗磬皆齊滅紀所得

與地

卻克曰必使耕者東畝

壟畝皆東西行以利戎車

且以蕭同叔子

為質

左傳注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穀梁俱作蕭同姪子公

羊曰齊君之母穀梁曰蕭同姪子之母范甯集解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

人滅蕭故隨國佐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晉以齊為

其母在齊

己之土地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

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齊子之有也何必質晉人乃

許之盟于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博物記臨淄有袁婁使齊人歸魯汶

陽之田汶水注見前田在汶水之北故曰汶陽

晉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于三吏左傳注三公也左傳疏曲禮曰五官之長

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是知三公稱吏也

晉侯使鞏朔獻捷于王王弗見使單子襄公朝辭焉曰

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所以敬親暱也今叔父遂有功于齊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

鞏朔上軍大夫名位不達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

謂獻齊捷

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

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又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

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

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藉

冬十有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

薛任姓國注見前

鄆人盟于蜀

魯地今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

初魯宣公求好于楚會楚莊卒

子審嗣是為楚共

宣公亦卒

皆在十六年

不克作好及魯侯即位與晉盟

赤棘之盟在十七年赤

地棘晉

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嬰齊

即子重帥

師侵衛遂及魯仲孫蔑往賂公衛

成公子

為質楚人許

平于是魯侯與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

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是役也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

私竊為盟盟終不固匱乏之道

也蔡侯許男乘楚車謂之失位故春秋不書

癸酉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晉作六軍

左傳注僭王也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

荀氏族

趙旃皆為卿賞宰之

功也

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

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

梁山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接郃陽縣界詩奕奕梁山爾

雅梁山晉望水經注河水南遶梁山原是也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名伯宗遇絳人問

之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

損威服

乘纒

車無文

徹樂

息八音

出次

舍于郊

祝幣

陳玉帛

史辭

自罪責

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遂以告晉侯從之

冬十有一月王崩于夷立

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晉侯齊侯宋公

文公公子共公固

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子

同盟于蟲牢

即桐牢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寨宇記俗謂之桐渦

初晉侯以諸侯伐鄭鄭公子偃

字子游穆公子

禦之敗諸邱

與左傳注

使皇戌如楚獻捷

事在王十九年

鄭襄公卒于費

嗣是為悼公

使公孫申

即叔申

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

春秋

注許地在今河南許州西北

鄭伯悼公

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春秋

彙纂注俱在許州境

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公子側救鄭

事在王二十年

鄭伯與許男訟田于楚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于

是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明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

欒書帥師救鄭又明年晉侯復盟諸侯于馬陵

衛地今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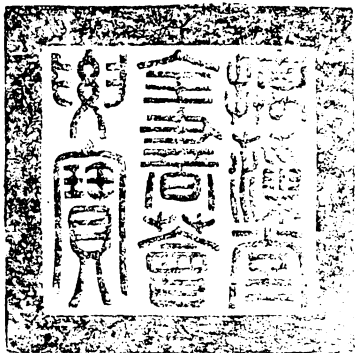
隸大名府元城縣有馬陵城

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

晉曰鍾儀于軍府晉

侯見之南冠而縶使稅之與之琴搦南音范文子曰
楚囚君子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晉侯重為之禮
而歸之事在
簡王四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周光顯